

目 录

- | | | |
|-----|---------------|-------------|
| 1 | 孟彦清匪建政纪实 | 石树桃 |
| 8 | 剿匪模范田细老 | 朱法兰 |
| 12 | 忆刘贵祥同志 | 邓培俊 |
| 18 | 杨标二三事 | 吴 江 |
| 32 | 图：杨标被捉拿归案 | |
| 33 | 猫洞擒匪记 | 朱法兰 朱守一整理 |
| 38 | 活捉王永荣 | 潘光植口述 张泽夏整理 |
| 49 | 黎平、锦屏、从江长官司考略 | 廖耀南 |
| 79 | 黎平工商史话 | 徐令聪 |
| 98 | 赵学烺先生办教育 | 雷咸珍 |
| 112 | 吴堂应 | 杨再宏 |
| 115 | 黎平林业开拓者——朱良臣 | 杨正和 |
| 121 | 图：大稼乡“杉树王” | |

122	中潮“小南京”称号之由来	吴培椿
125	黎平的东北大门——中黄	朱法兰
135	黎平名胜古迹概略	张泽夏
142	图：“浩气长存”远影	
143	图：黎平北塔	
144	天生桥风貌	廖立明
146	图：天生桥一角	
147	南泉山纪游	胡光华
152	图：南泉山庙堂俯瞰	
153	编者说明	
154	征稿启事	

孟彦清匪建政记实

石 树 桃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是黎平县土匪为患最严重的时候。以杨标为首组织土匪叛乱，曾给黎平县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人们无不恨之入骨。

孟彦是黎平县第三区公所所在地，辖有孟彦、大稼、尚重三个大乡，盛产木材，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当时盘踞在孟彦街上的土匪纵队长刘炎、匪乡长陈齐云、匪中队长周宗伟等匪首，企图在孟彦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他们都是匪“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杨标的得力爪牙，狐假虎威不可一世，敲榨勒索劳动人民，聚众赌博、整日花天酒地，过着可耻的糜烂生活，那知埋葬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

一九五〇年农历十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一八六师五五六团一营奉命从榕江县寨蒿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孟彦匪巢。当日下午三时许解放军即抵达目的地，将孟彦四面包围，街头路口站岗把守，被包围的人一律不准乱动。为了辨清谁是良民百姓，谁是土匪，召开群众大会，标语口号贴满街上，由解放军代表宣传党和军队的有关政策，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约法三章等。这次大会声势浩大，威震四邻。为匪者魂飞魄散，良民百姓扬眉吐气。同月十八日解放军部队在孟彦小学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安定民心，发展生产，搞好社会治安，并在会上选出王克刚、费良彬、吴发茂、杨国社、杨万邦、石树桃六人，协助解放军维持地方治安和联系一些其他工作。此后不久成立了孟彦乡剿匪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克刚、付主任委员李克敏、李作相、石树桃，还有几个委员。同时成立了由各村寨挑选的青年积极分子三十人组成的孟彦乡武装自卫队，并指定由杨万邦负责。由于建立了组织，开展宣传

活动，扩大影响，土匪不断地到乡里来缴械投诚，登记悔过自新。

当时，孟彦的土匪虽已基本肃清，但附近乡、村还有散匪未及清除，同时黎平县城还有杨标匪部盘踞。乡剿匪委员会和武装自卫队，密切配合解放军行动，日夜站岗放哨、巡逻，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继续进行清匪工作。活动范围，下至罗里、敖市；上至罗溪、茅贡、九潮、爱众、顺寨、高维；后至大稼、尚重、育洞，前至九层、高埂、高场、企寨、高西等地，相距近者几华里，远者几十华里，日间外出巡逻，晚上归营防守，任务繁重，生活艰苦。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上旬，解放军部队和孟彦乡工委、乡武装自卫队在孟彦小学门口的球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由张教导员就党的方针、政策与剿匪任务作了详细讲话。参加会议的各民族各阶层人士以全体孟彦人民的名义写信给杨标，要他缴械投诚。信写好由各族各界人士盖章后，以八块（旧

银币)的工钱请人送到黎平城内杨匪手中,但无人敢送,后来,在群众中有一名好汉挺身而出,愿把信送到杨标手中。此人名叫石作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几年兵,既胆大又沉着。当时大家对他鼓励一番和交待一些方法,若在途中遇匪盘问以便应付。果然不出所料,石作生走到二起腿(地名)就遇到杨再达匪部查问,石作生应付一番之后,取出写与杨标的信来看后才准他通过。杨匪在“总指挥部”见信后,气坏了,火冒三丈,并要石作生转告地方上,扬言要把孟彦踏平!后来送信人因怕回来时在途中被杀害,所以直到解放后才回家。

由于劝降书送去后,杨标不肯来降,空气比较紧张,因此部队也就积极准备防范,特别是对接近黎平方向加强了巡逻检查。约相隔一个星期之久,杨匪即派一名土匪名叫赵老桥(原家住孟彦街上)来孟彦试探我部队情况,结果被我哨兵捉获送到解放军营部,文营长亲自审问,赵老桥坦白交待了情况。十一月下旬,部队为了不暴露目标起见,由乡

剿匪委员会和武装委员会出面，暂借三十套便衣化装深入企寨、高场等地侦察匪情。谁知天不凑巧，第二天就下起雨来，温度下降，又捎信来要送棉衣去，于是由付连长魏保子带领文化教员、卫生员、理发员、炊事员等七名战士护送棉衣，一行走到高西老路口时，就有老百姓向护送棉衣的解放军反映有匪情，并说便衣队知道开来很多土匪到蚕寨时已经撤上高兴方面来了，下面尽是土匪把守，你们暂不要下去。但魏付连长为了及时把棉衣送到战士手里，加上情况不明，结果刚赶到杨寨鼓楼时，已进入土匪包围圈，忽然从一家民房的窗孔里扫来一梭子弹，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子弹像雨点般打来，因寡不敌众，当场五人（包括付连长在内）壮烈牺牲，一人脱险跑回孟彦报信，另一人被俘。不久，杨匪部被我消灭，被俘的这名战士又回到了解放军（驻孟彦）部队。

人民解放军驻孟彦部队获悉噩耗传来，当晚紧急命令各地所有部队限时集中孟彦，连夜直奔杨寨增援，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左

右，孟彦乡即听到六〇炮声，约有两三个小时后又不闻炮声了，其结果是乌合之众的土匪，不堪一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有的缴械投降，战斗结束缴得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大刀等武器多件，俘虏土匪二十七人，击毙土匪五十余人（其中用手榴弹炸死一名土匪大队长方培贵），而解放军无一伤亡。

在分路追击散逃土匪时，匪纵队长刘炎在岑湖被活捉，匪支队长刘琦在高洋被活捉，还有匪支队长以下多人。因当时黎平县城还未清除土匪，所有缴获武器和俘获土匪，全部送解放军驻榕江部队处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下旬，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好转，建立了孟彦乡工作委员会。乡长李克敏，还有杨辅汗、吴光文、石树桃协助乡长共同负责乡务工作。各村也相应成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又成立了村武装委员会，儿童团，姊妹团，在各村路口，交通要道，设岗放哨，凡来往行人必须接受检查方可通过，如发现可疑者，即送武装委员会查处。

时隔不久，盘踞黎平城的杨标匪部被消灭。一九五一年元月上旬，驻孟彦人民解放军奉命调往从江执行任务。部队离开孟彦时，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夹道欢送，锣鼓喧天，鸣放鞭炮，热闹非凡。部队留下三位指导员，负责三个大乡的工作：孟彦李作相、大稼胡志、尚重高永海。随后黎平县工委派曹恒海同志并随带领一八六师随军干部学校的学生十多人到达孟彦、组建孟彦区人民政府，继续开展各项工作。

剿匪模范田细老

朱 法 兰

“勤劳艰苦闻乡里，英雄业迹告苍穹”。这是一九八三年剿匪模范田细老逝世时的一付挽联。

田细老出身于黎平县中黄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就失去了父母，全靠一位近房家族抚养长大，还给他成了家。他没跨过学校门，所以连个学名都没有，虽然活到七十多岁，人们还是呼着他的小名——细老。他从小就干放牛、砍柴、种田等劳动，娶亲成家后，仍然过着俗话说说的“累肋巴骨养肠子”的艰苦生活，这是人所共知的。所谓“勤劳艰苦闻乡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黎平解放初期，因匪“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杨锦标叛乱，劳动人民一时仍得不到安居乐业。为了清剿叛匪，建立人民政权，上

级派来人民解放军进行清剿。不久在全县范围内杨匪部即大部被歼灭。残匪四处逃窜，少数逃进中黄。当时人民解放军派一名姓张的指导员率领十来位解放军战士进驻中黄。他们人数不多，任务却很繁重，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自卫队，对逃窜在中黄一带的残匪进行搜捕。

田细老是中黄乡人民自卫队成员之一。由于他工作积极负责，还担任了自卫队的班长。他是中黄土生土长的人，不但熟悉全乡各个村寨的大小路径，而且对远近山坡、冲垱、溪沟亦了如指掌。他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与解放军紧密配合，只要一听到哪里有情况，立即奔向哪里，足迹遍及全乡各地。为了侦察敌情和捉拿逃匪，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数九寒天——古历十二月初五日，正下着鹅毛大雪，灰蒙蒙的天际与白皑皑的高山，连接在一起。解放军战士和田细老不畏严寒，手握钢枪，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逃匪的动向。忽然接到情报：一股散匪三十来人，由匪首杨再达（后已处决）率领经锦

屏的中林逃到管寨（锦屏地界，距中黄六七华里）。经分析判断，必然要向中黄的边远山村冷水塘方向逃窜。张指导员立即率领自卫队员、战士共十多人直奔冷水塘截击。因相距二十来里，又系冰凌覆盖的山路，到达冷水塘时，杨匪已经离开那里，向附近的凉伞盖遁逃。张指导员率同志们又直奔凉伞盖。到后，他当机立断，下令不许开枪，以免惊动敌人，把凉伞盖包围起来，步步缩小包围圈，以期一网打尽。当包围圈逐步缩小时，忽有匪徒的机枪向我方射击了，紧一阵、松一阵，子弹拌着从树枝上击落下来的碎冰块在战士们头顶上飞过。过了好一阵，发现有一伙匪徒在窜动，他随即打了一枪，恰好击伤一匪徒脚部，其余匪徒见同伙被击伤，如丧家之犬，四散奔跑逃命，战士们乘胜分途追击。

自卫队班长田细老追击在最前头。他勇敢机智循着土匪刚留下的脚印，搜索前进。跑了有几十里路，终于在中黄乡最边远的一个村寨——邱团与湖南属地江边寨之间的一座山上刺丛中，发现三个土匪。他毫不畏缩，端着

枪，沉着地步步逼近，突然一声怒吼：“不许动，缴枪不杀！”丧魂落魄的三个土匪，除一名拔腿逃走外，另两个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就擒。田细老随即拾起缴获的两支“中正式”步枪挂上肩头，正要押着俘虏上路时，后续的同志也赶上来了，同大家一起押着俘虏胜利而归。这天田细老和别的战友一共俘敌三人，缴获步枪三支。至此，中黄境内残匪得以肃清。

田细老被评为剿匪模范，先后出席在黎平和三穗召开的庆功大会，被授以剿匪模范称号，还获得奖状、奖金，又奖给他一支花梨步枪（后交村政府使用），黎平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宋茂玉还题赠一块光荣匾，挂在田细老的大门上。在五大任务中田细老继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剿匪模范田细老虽然离开我们两年了，但他勤劳勇敢的行为和模范业迹永留人间。笔者在对田细老的景仰之余，为求真实，特访问了当时的知情老人多名。根据他们的介绍，综合起来，整理成此文，以求模范的光辉业迹永垂史册。

忆刘贵祥同志

邓培俊

刘贵祥同志，江西省吉安地区人，一九〇二年出生，曾在中央警卫团当过班长，中共党员。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经过洪州区草坪，因负伤流落定居在草坪茨蓬寨。从那以后，他就靠给地主当帮工渡日，历尽艰辛和苦难，直到解放。解放后，他当过洪州乡第四村村长，农协主席。土改结束后，他和当地的翻身农民一起，坚持党的“自愿互利”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等发展互助合作的方针，率领群众在第四村办起了全村第一个初级社和高级社，并当社主任，为人民群众办了不少好事，颇受称赞，一九六〇年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一九五一年冬，我参加贵州省委土改工作队从贵阳来到黎平。由于长途行军，到县城稍事休整，就肩负着县委分配的开展反封建的五

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的重任，奔赴中潮区洪州乡开展工作。追忆来到乡政府的那一天，是一个寒冬的傍晚，北风刺骨，天空不时飞着毛毛细雨，乡工委和各村的干部，都到洪州桥边来迎接我们，负责同志把我们领进乡政府后，立即把土改队的同志一一介绍给各村干部认识，大家问长问短，互叙寒暄，十分亲热。一位负责同志拉着我的手，给刘贵祥同志说：“他就是县里分配来你们四村工作并担任工作组长的小邓同志”。那时我刚满二十岁，还是一个泡伙子，各方面都不成熟，而贵祥同志，却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长者了。他中等身材，著一身侗族服装，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贵祥同志，他为人憨厚，平易和气，但不善言谈，仍操江西口腔，侗话讲得不太流利。当年在第四村搞五大任务，我一直吃住在他家。追忆到茨蓬寨的第一晚，由于从洪州到茨蓬寨，步行近二十里，有些疲倦。晚饭后，贵祥同志就安排我就寝。到了凌晨两点钟左右，忽然传来一阵急骤的敲锣声和人群喧叫声，把我

从睡梦中惊醒，喧闹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由于我不懂侗话，不知喧叫些什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顿时想起，县委领导同志曾经告诫我们：“……明目张胆的土匪虽然已被我消灭，但暗藏的散匪在全县各地还存在……。”唉！莫非他们乘我情况不熟，人地生疏，阴谋暗算我？于是我就机警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提着土改队发给我的那支“捷克式步枪”推上了子弹走出房门，喊：“刘村长！刘村长！”连喊数声，全喊不应。正在我寻找他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看到我紧张的神色，忙向我解释道：“邓同志！你莫过受惊了，起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看你走路累了，让你好好睡一觉，所以没有让你知道。昨天，你还没有来，我们农协会早已安排好，夜半鸡叫时，家家户户挑公粮到洪州去交，交完粮，早上还可以赶回来。吃早饭后，还可以做活路，所以我一个人出去喊寨，怕影响你的休息，使你受了惊，请不要误会”。我听了他这般体贴的解释，深受感动，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些惭愧，心情也平静下来。我就

一
二
对他说：“老村长啊！我是来和第四村的贫农闹翻身的，以后有什么事，可得事先通个气，大伙商量商量，别这样“优待”我了，我们是来为人民办事的，是一家人啦。”他领会我讲话的意思。自那以后，我们之间，无论工作和生活都相处得很好。当时，按上级的指示，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凡是我们的工作组的同志都要加入当地农协会为会员。凡是有什么工作，不论大事小事，都互相商量，按党的政策办事，亲密无间。

一九五二年春，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在洪州乡全面开始了。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也忙了起来。既要访贫问苦，从阶级觉悟上发动群众，又要从各个方面了解掌握敌情，开展工作。按照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总方针总路线，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发展生产力”。当地地主分子石大发（侗族），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这个人在群众中民愤不大，甚至有些人还叫他“开明地主”。按照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执行“缓进”方针的指示，只要地主阶级